

保靖文史资料

第二辑

18.14

湖南省保靖县

政协文史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1 87

保靖文史资料

“湘西事变”中的保靖

H/00/22



湖南省保靖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湖南省保靖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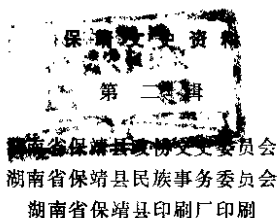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九月

主 编 龙德聪

责任编辑 彭景星 田廷清 田茂治

封面设计 陈家驹

校 对 段虞乐 田廷清 向金昌 龙德聪 彭景星



编

1987年9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0千字

印数1—2500册

前 言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彻底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值此时机，湘西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争夺残酷、损失巨大，致使人民遭受灾难深重之战乱。民众称之为“湘西事变”。

“事变”是在一九四九年初，从永顺警察哗变，“拖队”攻打沅陵，掠夺辰溪兵工厂开始。而后，以历任永顺、永绥、保靖警察局长、保靖县参议长黄宝辉为首的一方同以日暮途穷而又不甘心失败的八区专员聂鹏升为头子的另一方，都梦想各树一帜，称霸为王。于是纠集土匪盗贼、散兵游勇等乌合之众，拼命争夺权势，相互吞併，烧杀淫掳，惨杀无辜，鱼肉人民，大打拉锯战于保靖。故保靖之争夺战，是“湘西事变”的中心。因此，保靖人民对这场争夺权势之战乱，称之为“七进七出”^①。意为战乱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损失之重，是保靖有史以来所罕见的。一九四九年秋末冬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解放保靖，“七进七出”才宣

注①：“七进七出”的典故，出自三国“甘糜寺”。

东吴首相乔玄对孙权说：“此人姓赵云字子龙，乃真定常山人氏。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进曹营‘七进七出’”。孙权说：“我只知道‘三进三出’。”乔玄说：“不！不！不！是‘七进七出’、‘七进七出’啊！”孙权说：“好！好！好！就‘七进七出’吧！”乔玄说：“本来是‘七进七出’嘛！”

告结束。

“七进七出”之所以发生，主要是湘西地处边陲，崇山峻岭，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官吏愚昧无知，胸无大志，只知割据称王。此乃地理环境之局限。湘西在几百年来，匪患横行，从未间断。此乃历史劣性之根基。国民党右派篡权后，政治腐败，集帝、官、封于一体，祸国殃民。此乃社会落后之促使。在“事变”发生之前，聂鹏升声称：“胜者为王，败则为寇”，“乱世出英雄嘛！”黄宝辉扬言：“陈渠珍能当上‘湘西王’，我黄某捞不到一个县长，誓不为人”。

“七进七出”的实质是湘西传统式的立“山头”建“王国”的权势之争，它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帮派势力为骨干，国民党、三青团为线索的派系斗争。早在一九四六年为竞选县参议长陈纪良被谋杀，是保靖国民党、三青团斗争之祸根。一九四八年竞选“国大代表”，国民党玩弄假民主的把戏，在未选举前已圈定代表当选名单。县长余子述公开扶喻抑黄，致使在选举中发生流血事件。结果，喻英奇当选，黄佩予失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发展到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正当官瘾十足的“两黄”用尽毕生之力控制国民党县政府将要做“黄粱美梦”的时候，偏又遇上肚饿肠枯的拦路虎聂鹏升。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互不相让，于是“七进七出”的战幕拉开了。这恰似俗话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派系斗争的双方，名为官兵，实则土匪。为首者欲达个人称霸之目的，不惜将人民推进苦难千重的深渊。战祸四起，波及永绥、永顺、占文、乾城、大庸、龙山、凤凰、麻阳、泸溪、沅陵以及川东鄂西等十余县，致使湘西人民、特别是保靖城乡人民遭受巨大损失。

保靖的“七进七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全国解放前保靖地区的一段政治史，当然也涉及到经济和文化等。我们搜集了丰富的斗争史料，编印成《湘西事变中的保靖》一书。这是教育后代最现实最生动的反面教材。

龙德聪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37

前言	龙德聪 (1)
“党团斗争”留下来的隐患	宋大炳 (1)
保靖竞选“国大”代表的实质及其后果	蒋传禄 (12)
大白岩的亲缘与保靖武装斗争的关系	龙泽瑞 (14)
解放前夕的保靖动乱	黄费充 (18)
“湘西事变”中的聂鹏升	彭焕图 (32)
“三·一二”之战	龙泽瑞 (54)
保靖“七进七出”亲历记	宋大炳 (60)
攻打涂乍的前奏—桐木枯战斗	龙泽瑞 (73)
聂鹏升攻打涂乍	龙泽瑞 (75)
梳头溪的决裂	龙泽瑞 (79)
周海寰援保驱聂之战	罗善达 (84)
我追随的罗文杰——回忆“湘西事变”前后	罗秀尧 (90)
保靖“县长”——黄宝辉	宋大炳 (101)
贾辣子	陈运武 (108)
我参加保靖动乱的前后	罗文纪 (114)
动乱中的比耳乡“农民自卫军”	张仁荣 (119)
难忘的“七进七出”	贾绍圣 (124)
保靖解放前夕的点滴回顾	彭秀奎 (127)
我亲历的保靖动乱	彭大松 (129)
记忆中的陈子霞与田小姐	张兴明 (131)
我跟张平打保靖	刘远金 (134)

我随贾奇才打保靖·····	姚绍章(136)
我同刘庆在一起的时候·····	廖大用(138)
罗文纪强夺沅永师管区接兵连的枪弹·····	周正(140)
骚乱岁月里的灾难·····	贾延阁(141)
回忆罗锦丰南杂店的遭遇·····	罗宏勋(143)
无情的炮弹·····	向正明(145)
张国富残杀四青年·····	傅仲甫(146)
“湘西事变”中的宗正小学·····	王德富(147)
一双草鞋的风波·····	罗宏勋(149)
回忆谭太益酱园的倒闭·····	彭景星(150)
回忆动乱中的保靖县立初级中学·····	孙锡寰(155)
打通涂乍,任掳三天·····	陈延炳(156)
保靖迎接解放经过·····	彭焕图(158)
余化南投诚的经过·····	向元文(163)
后记·····	文史委员会(167)

“党团斗争”留下的隐患

宋大炳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宣告结束。全国人民正欢欣鼓舞地重建家园，医治战争的创伤。国民党政府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为幌子，是年九月下令地方以省、县、乡分级选举民意代表。乡镇为基层，选出乡镇长和乡镇民意代表，由代表选举县参议员，再由县参议员选举省参议员。

我县从九月开始竞选，当时地方政权多为地主豪绅把持，选出的代表，自然是地主豪绅的代理人。保靖行政区划为十三乡镇，加上工、农、商、学等社会组织，各选出县参议员一人，即迁陵镇龚聚奎、教育会余鉴铭、商会易德庵、工会易春和、农会×××、溪州黄大训、踏梯张沅、昂洞彭司继、龙溪彭国海、拔茅贾范五、里耶陈笑依、野竹坪何斗南、毛沟陈纪良、水田余景然、涂乍李官复、葫芦石元通、朗化龙子舞。一九四六年二月，就在这十七名县参议员中产生县参议会正副议长^①。

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统治，把由原三青团县属保靖区队筹备扩建为分团。黄佩予担任筹备处主任，接收原直属区队长王健夫，将筹备处设在玉皇阁与参议会合署办公，把永顺三青团宣社长黄费充调来保靖任书记，祁雅林为总务股长，股员罗少武（黄佩予妹丈）；组训股长王祖庠，股员黄友衡；宣

注①选举的详细经过，请看《保靖“县长”黄宝辉》一文。

社股长方彪（县中教师兼），股员暂缺，录事宋大柄。我们逐步开展团务活动，创办《保靖青年》周刊。省立八中、保靖县中和十三乡镇分别建立区队组织。区以下以保为单位，两校则以班为单位建立分队。先后任命八中杨瑞昌、县中邓恬、迁陵镇郑云耀、昂洞彭勇仕、龙溪彭国海、比耳向日新、踏梯张心让、毛沟杨光明、野竹坪吴春城、里耶杨顺录、水田余培盛（即余利仁）、涂乍龙焜、溪州徐云川、葫芦龙文海、朗化×××为区队长，同时抓紧对保靖县政府内人员的发展工作。六月正式成立理事会。理事会以黄佩予、王祖庠、黄费充（实际他尚在永顺分团部）、张沅、王文成（保靖县长利用其行政官职权，推动团务）等五人组成，黄佩予为干事长。七月黄费充到保靖接任书记。同时在湖南支团部“分团编制紧缩，积极充实基层组织”的指示下，分团部撤销总务、宣社两股，祁雅林、方彪离开三青团。宣社股业务由书记黄费充兼任，罗少武负责总务工作，其余人员依旧。分团以下，区队增设区队附、指导员，分队设分队附。于是，三青团组织遍布全县，发展对象不分男女老幼，都是以亲友关系，拉拢入伙。同时在省立八中、县中两校发展外围组织。什么“里耶旅保同乡会”、“毛沟旅保同乡会”、“比耳旅保同乡会”等等，均由保靖分团部审批，形成道地的“合法”组织。

这时参议会会长黄宝辉因“陈纪良案”离县，黄佩予为了巩固黄家势力，力图扭转社会舆论利用黄费充任总编辑在《保靖青年》周刊发表文章，摘取省支团部主办刊物的资料，扩大影响，这样逐步与县党部主办的《保靖民报》开展“论战”。同时参议会内部及县政府幕僚层分别投靠党、团方，形成左右保靖政局的两大集团。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青团湖南支团部干事长李树森密

电各县分团部积极主持国大代表竞选。黄佩予接电后，便积极策划竞选活动，同时加紧发展组织。一方面以蒋介石六十寿辰名义，在地方推行“善举”，借以扩大影响。如参加督促修筑乡道，接济农村食盐等。在江西庙（分团部）邀请党、政、参领导及地方绅士约十余人，以解决儿童入学困难为由，提出在分团部内开设一所小学，美其名为“献校祝寿”。到会人员，以为这是一项“义举”，自然同意，经过一番积极筹集经费之后，于一九四七年春开学。黄淑媛^②为校长，由永顺请来许远珍（女）为教导主任。本县的段绍元、张翠芝、舒先荣等八名男女青年当教师，设几个班，命名为“中正小学”。学生均属南关垌以下的适龄儿童。自此，三青团的威望日益凌驾于县党部之上。同时，《保靖青年》周刊请来龙溪乡彭国晃（彭凤池之子）为副编辑，内容更加丰富，很受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然而在省支团部电令竞选国大代表时，省参议员黄颖川来保靖与黄佩予商量要求支持他参加竞选，这时，黄佩予自以为三青团组织日趋巩固，认为羽翼丰满，不愿相让。黄颖川一气之下，与其弟黄麒、妻舅谭子琳（保靖县警察局长）等离他而去，恰好担任国民党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喻英奇（保靖县人）回到保靖，以其妻彭司琰的关系，极力以国民党为基础参加竞选。一九四七年春保靖县党部以喻英奇的声望较黄佩予高，自然地极力支持喻竞选。而黄颖川因遭黄佩予拒绝后也就到喻英奇这边来了。于是黄家势力引起一度分化，黄佩予不甘示弱，竞选活动愈烈，把重点放在农村，全力培养区队骨干，也不分行政区划，只要能替他拉票十余张的都委以分队长，五十张以上的委以区队长。吸收团员时，那怕是老迈龙钟，都可以吸收

注②黄佩予之妹彭勇新之妻。

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两中学的青年学生，都甩下不顾，因而引起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的张石泉案件，导致保靖县党团斗争愈演愈烈。

三月二十九日为国民党的法定“青年节”，照例由三青团主持召开纪念大会，三月下旬由分团部邀请党、政、参单位头头到分团部座谈筹备纪念事宜。会议决定，三月二十九日在江西庙的戏台上由干事长黄佩予主持会议，省立八中教师尹立德作“立法”讲演。晚间举行游艺大会，由八中三青团区队长杨瑞昌主持，县中教师张责夫协助，并邀请地方爱好戏剧的人演出古戏，由县政府专派两名科员售票。“纪念大会”虽在白天举行，可巧晚间落雨，游艺大会推迟于次晚举行。三月三十日黄昏，县府两名科员携带门票及桌椅、煤油灯等于大门前准备售票。忽然一大群县中学生不问情由，也不买票，欲涌进戏场，售票员讲明售票看戏，维持正常秩序的道理。这时，我正和王祖庠站在大门内，张责夫醉眼惺忪地走来，在大门内说：“怎么让学生们随便闯进？”王祖庠当即回答：“都是你们县中学生不守规矩，造成秩序混乱。”素以骄傲自满，一贯爱听奉承话的县中老师张责夫，从未听进过对他有任何抵触的言语，这一下触怒了他，即跑上戏台，揭开幕布，大声说：“不搞了！不搞了！”台下观众，一时莫知所措，但仍镇静地静观事态的演变，既花钱买票，戏没看着于心不甘。这时，八中学生陆续赶来看戏，售票员无法维持秩序，张责夫认为八中训育主任杨瑞昌已决定主持游艺大会而又未到场，便大骂八中学生不守规矩，台下八中学生感到张责夫态度不好，加上县中学生先闯入场，也激怒了八中学生。偏巧三青团附设中正小学学生，经过许久时间才演出。台上古装演员由左伯乐领导化妆，张石泉帮助张罗化妆。而台下八中学生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杨瑞昌

这时来了，但他却不上戏台主持晚会，他知道八中学生情绪反常，极力不准学生闹事，要学生回校。这一群学生阻止去了，那一群又来。杨瑞昌感到束手无策。这时张责夫下楼小便，当他离地面几级楼梯，突然八中学生抓住他的脚拖下楼来，正欲动手，这时台下大闹，他感到事情不好，即挣脱跳出众围，跃入台下观众中间，随手抓起几根长凳摆出动武姿势，观众纷纷躲避到墙角，八中学生即以院中椅凳投掷。黄佩予因先在后殿获知一些苗头，只知道学生将要闹事，但却不知道事件由张责夫与杨瑞昌，八中与县中学生的矛盾所引起，便带左右警卫冲上大殿，准备应变措施。在突然发生闹事的情况下，黄手足无措，即用左轮枪朝天鸣放示威，他的警卫员黄玉兴也举起手枪向楼梯出口处连放几枪，这时正值化妆员张石泉见事不妙，下楼回家，为黄玉兴击中感到周身麻木，即回台后对左伯乐说：

“我身上感到湿润。”左伯乐见他颜色骤变，即令他躺下，演员王乔保即揭开幕布向台下大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八中学生正在与张责夫斗殴之际，见势不好，一哄而出，沿途游行结队高喊：“打倒黄佩予”的口号。

当晚保靖卫生院院长彭司湘在也场看戏，在后台与黄佩予商量抢救，经同意后，即出前台诊断，张确系弹穿肺部，失血过多，在二十分钟后死亡。

事件来得突然，黄佩予当晚痛哭流涕，感到苦心经营的竞选基础已毁于一晚。次晨，八中校长肖逢蔚亲赴现场验尸，而黄佩予矢口否认，说是八中学生开枪所致（当时八中学生中确有龙山籍学生携有短枪）。《保靖民报》即根据事实真象发表消息，黄佩予为了挽救危局，即以《保靖青年》发表文章掩护，张石泉尸体以薄棺盛殓，停放于江西庙门戏台下，双方各持一说，互不相让，推卸责任。县长刘允犹左右为难，时近

夏令，尸体已经腐臭。三青团上下班和学生上学只好把大殿阻隔，从江西庙后门进出。而十字街附近，市场冷落，虽不敢明言，只说尸臭难闻。五月初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巡视湘西，由永顺到保靖前夕，经地方人士调解，双方各以法币五百万元将张草率安葬了事。

事实还是事实，任你巧妙掩盖，然而众目睽睽，对黄佩予竞选国大代表，带来严重了影响。

黄佩予为了竞选国大代表，同时对各区队骨干或直属分队，加紧拉拢，极力挽回因“张石泉案”在舆论上的损失。并要县政府内三青团的重要骨干张光来，全祥珍，刘陶等科长、督学全祥钟等加紧宣传，为自己开脱罪责。当时，分团部除学校几名教师外，只我一人在家处理日常事务。他们总是三天两天，时去时回。记得古历五月初十日前后，县府民政科长张光来带来省府一个文件，内容是命令各县组织妇女会，嘱我即刻缮发。我即以分团部名义油印发下各乡区队长。我把文件处理好后，原件退还给张光来。十二日黄佩予回城，五月十三日（古历）在江西庙后殿召开迁陵镇各届妇女百余人会议，选举妇女监理事，由县府粮食科长刘陶监选。在三青团控制下的选举，其结果为附设中正小学校长兼直属分队长黄若梅（即黄淑元）、分队附张翠芝（教师）、段绍元当选为理事。刘陶之妻王长玉为监事是预先安排好了的。可是这次选举是未经过县党部同意，甚至县党部所有成员还不知道这事。远在抗日战争以前成立的妇女会老前辈也被排斥在一边，社会上反响较大。记得在一张报县府备案的文件中，罗列了根本不知道这事的名字，要我在名字下面用蜡纸刻成某个人的私章印模，县党部提出异议，斥为非法。于是双方利用自己的舆论工具，互相攻讦。陈敏贤公开声明这次选举未经县党部同意，应由原妇女会

改组。三青团即在自己的《保靖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抨击陈敏贤老朽无用，应由青年接替。同时县党部对县府提出质询，认为象这种社会团体组织应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结果民政科长张光来受到县长刘允犹一顿训斥。这次偷偷摸摸建立的妇女会组织，连同各区队建立的妇女会组织，也就自然地“流产”了。

不久，县党部书记长张丽生之弟张荣生因在沅陵、常德购进食盐，运往辰溪一带倾销，致使我县食盐供应紧张。分团部书记黄费充获悉确实消息，即利用这个机会在《青年报》发表社论，不点名地指出：“这些‘荣记’、‘商号’，利用食盐大肆抽收‘人头税’”。《保靖民报》总编辑王必勤发表文章反击，黄费充据理驳斥，经过几个回合的“论战”，结果，事实胜了雄辩，县党部理屈词穷，只得收场。

接着由县府着手组织县教育会、农会等社团组织。团方人员蒋传禄当选为教育会理事，杨顺禄当选为农会理事，这些新生的组织，给团方又增添了力量。这时正是竞选高潮，黄佩予为了拉选票，向各区队及其所有骨干提出“毁家纾难”口号，要求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不惜自己的家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变卖田土，把团组织巩固起来。这些由黄佩予一手精心培养起来的。区队骨干，也都有各自的打算。他们认为抬黄佩予做了官，就是为自己找到靠山，就不怕没有官做，起码是当地乡长，或县府科长，再不然可以在地方上雄据一方，因此，就不顾一切都愿尽心为黄佩予效力，串通亲戚、朋友，结成了一股势力网。然而竞选劲敌喻英奇虽然尚在闽粤边区“剿匪”任上，但他钱多势大，在保靖县彭姓中又是亲戚，在国民党内部有声望，且派有各方军政头面人物以酒宴请客，封官赐爵等手段在县内活动。同时，县籍姚复纲（曾任几任县长）、

王健夫（原系三青团直属区队长），也分别在《保靖民报》、《保靖青年》报上声明参加竞选，要求各界支持。但他俩在县内无政治基础，王健夫虽凭借三青团组织参加竞选，无奈已为黄佩予所控此制，因此，姚、王二人的竞选，不过是陪衬而已。

黄佩予的竞选劲敌，并非姚、王两人，他所担心的就是喻英奇。因他有国民党县党部的支持，参议会长彭司继（即喻英奇内弟）在议席上的协助，再加上当时保靖县长余子述也是附和着喻英奇的，还有警察局长谭子琳也因黄颖川被黄拒绝倒向喻的这边，形成党、政、参、警支持喻英奇竞选的阵营。因此，黄佩予的竞选只有依靠自己控制下的组织，于是大量印刷“黄佩予”三字名帖分发各分队，再由各分队发到户。还分派骨干下乡，带好“名帖”，直接发到各户。分团部所有干部，下乡频繁，务使在竞选期间，不漏选票，使各选民不要忘记候选人（黄佩予）姓名。这时，附设中正小学已放暑假，分团部只我一人在家当了“庙祝”。虽然我未直接参与活动，但也听到他们回来时讲述的情况。一次，在江西庙后门召集各区队骨干会议，约有数十人，散会后，黄费充把会议记录放在桌上，我偷看一下，上面记有各乡“敌我”形势的分析，什么“里耶陈笑依势均力敌”等字样。（这次会议记得约在四七年三月间）。

古历六月黄佩予也在分团部大宴宾客，请来迁陵区队各级骨干，用酒饭给各骨干“打气”。各乡区队也有类似情况，这钱来源，据说是黄佩予的“毁家纾难”而变卖大量田土得来的。但是鉴于喻英奇势力大有压倒自己趋势，这时黄佩予便采取“袍哥的开山立堂”办法与之对抗。于古历六月下旬先后在阳朝黄佩予家里，桐木棋张天宝家里召开全县区队骨干会议，各级骨干更加支持他。他这一招“牛耳之盟”，可给竞选对方一着沉重打击。县长余子述贴出布告，斥为非法行为，明令取

缙。黄佩予毫不相让，令各区队组织所属各分队采取同样方式结派同县长分庭抗礼。这时，双方各存戒心，外出带警卫以防暗算。余子述赴永绥途中，黄佩予派人暗杀未遂。乡间也有党团相互仇杀事件发生，里耶杨顺禄在回家途中被人杀死，一时拔剑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古历七月黄佩予又在分团部为竞选大宴宾客，这次请来的客与前几次不同，有县里知名人士彭司继（参议长），张丽生（县党部书记长）和旅居在外回乡的彭述昌等，甚至参加竞选的姚复纲也被请来。席间黄佩予举杯致意，希望各界在竞选中给予大力支持。一时觥筹交错，称兄道弟，形势有所缓和。

一九四七年九、十月，这时竞选各方活动达到最高峰。不管县府怎样施加压力，区乡团方欣香拜把活动更加频繁。党团相互争夺选票也愈激烈。连我这个常住办公室的，也被派往踏梯区队为各骨干“打气”。在甘溪时，听到一般群众议论，“黄佩予极力浆网脚。”说明选民有倒向喻方的趋势。这时分团部成员黄友衡因给喻英奇搞情报，黄佩予有所觉察，他怕黄佩予对他不利，躲在水田教书，后来便跟随喻英奇去了粤。喻英奇又以“分化”手段，暗地派人向我示意，要我给他递送三青团竞选情报，每月以重金相酬，事成委以官职，我婉言谢绝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就是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大选的日子，历时三天。紧张一年的竞选活动，候选人投下了大量“赌注”，就是在这次决定胜利的三天揭晓。然而国民党政府当局却早已“圈定”某人为当然代表，某人为候补代表，群众却毫无所知，仍然在紧张地等待投票。在“大选”前夕，黄予佩忽召我去他私第，嘱我拟稿，表示愿意退出竞选。当时我感到突然，苦心经营一年多的竞选，就在这关键时刻放弃将何以对所属交待？然而我也预感到他这时的处境特别艰难，所有部